

“我是别人的财产”

柬埔寨诈骗园区中的奴役、人口贩运
和酷刑

AMNESTY
INTERNATIONAL



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有1000万人参与的全球运动。我们动员参与者发挥人性，为了实现变革而发起倡导，致力于实现一个人人皆享有人权的世界。

我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当权者能够信守承诺、尊重国际法并接受问责的世界。

我们独立于任何政府、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或宗教。我们的资金主要来源是会员会费和个人捐款。

我们相信，怀着同理心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团结行动，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

国际特赦组织 © 2025

除非另有说明，本文件的内容已根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4.0国际）获得许可。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legalcode>

如欲查询更多详情，请访问我们网站的“版权许可”页面：

www.amnesty.org

若某一部分内容的版权属于国际特赦组织以外的持有人，则该内容不受制于知识共享条款。

国际特赦组织有限公司2025年首次出版

Peter Benenson House,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UK

索引号：ASA 23/9447/2025

原文语言：英文

amnesty.org

封面：2023年的SI08园区 © 国际特赦组织

设计和插图：Colin Fo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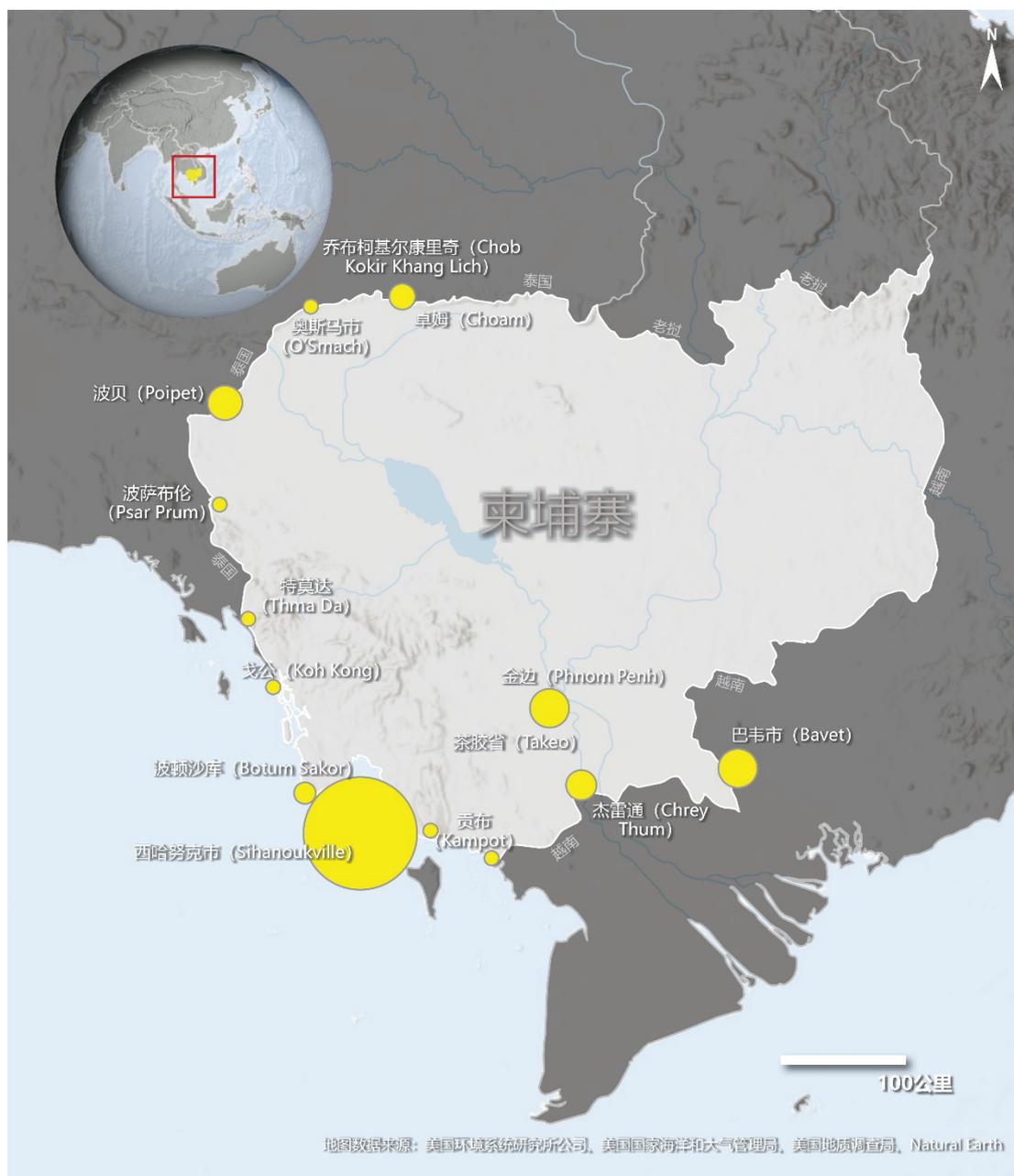
AMNESTY
INTERNATIONAL



术语表

老板与经理	受访者经常交替使用这两个词，以指称对他们行使权力的人员，这表明园区内部存在的等级结构。尽管如此，被称呼为“老板”或“经理”的人不一定是运营园区的实际负责人。
强迫犯罪	这一术语在法律定义上与强迫劳动相同，后者不区分合法和非法劳动。在本报告中，此术语被视为强迫劳动的一个子类别。然而，在本报告中使用此术语是为了强调这一事实：在许多情况下，个人是被迫从事犯罪行为，这使得施害者能威胁向国家机关揭发其犯罪行为，以控制受害者/幸存者。
组织	这一术语指的是柬埔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或该区域其他地方的团体，这些团体倡导为诈骗产业的受害者/幸存者提供援助和救援。虽然这些组织不隶属于任何政府机构，但其中可能包括以个人身份参与的国家机构成员。该术语的模糊性是有意为之，以保护此类团体的身份。
正规和非正规 移徙路线	这两个术语指的是人们出入境国家的方式。“正规移徙”是指受政府监管的路线。例如，有边境口岸的机场，当局会在此检查签证和护照或其他文件。“非正规移徙”是指出入境过程中缺乏政府监管或未遵循合法程序的方式。例如，某人在未经政府当局检查护照或签证的情况下，进入某个国家。
诈骗	网络诈骗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欺骗性或欺诈性操作，旨在诱使个人泄露个人信息或财务信息和/或窃取其金钱或财产。
诈骗园区	<p>诈骗园区是经国际特赦组织认定可能存在网络诈骗或网络赌博活动的地点。在这些地点，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参与的被贩运者或移徙劳工，均遭受被剥夺人身自由，和/或由有组织犯罪分子施加的其他侵犯人权行为。</p> <p>诈骗园区的规模不一，可以是独栋建筑，也可以是一组坐落在明确划定区域内的建筑群。这些地点可能还有其他商业设施，如赌场、酒店或餐厅。</p>
可疑地点	在这些地点，国际特赦组织发现了一系列诈骗园区常见的安保设施。
受害者和幸存者	<p>“受害者”和“幸存者”指的是遭受本报告中所述侵犯人权行为的任何个体。</p> <p>这两个术语可互换使用。</p>

地图



此地图显示柬埔寨境内诈骗园区的分布情况。较大的圆圈代表诈骗园区密度较高的地区，例如西哈努克市 (Sihanoukville) 有22个园区，而较小的圆圈则代表仅能确认存在一至两个诈骗园区的城镇。



摘要

“我试图逃跑……但他们找到了我……”

丽莎，2025年接受国际特赦组织采访。

丽莎离开在泰国的母亲家时只有18岁。她在学校放假期间寻找工作。“（招聘人员）说我会做行政工作……他们发了带泳池酒店的照片……工薪很高……我不会游泳，但我还是想去泳池看看。”丽莎从未见到他们承诺的那个泳池。一天晚上，她被人口贩子带着穿越一条河流，进入柬埔寨。她在柬埔寨待了11个月，期间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转移到七个不同的诈骗园区——这些地方专门强迫她和其他人从事网络诈骗。直到2025年初，她才被释放。待在这些园区的期间，她被禁止离开，且有保安人员负责监视她和其他人的行动。



丽莎从未得到工作报酬，并在泰国和中国籍经理的暴力威胁下被迫从事诈骗工作。她渴望逃离，即使这意味着要冒着生命危险。她曾两次试图逃跑，两次都被园区的工作人员抓住。第二次逃跑时，“他们把我带回小黑屋……有四个男人……其中三人按住我，带头的用金属棍打我的脚底……他们说如果我不停止尖叫就会一直打，打到我不叫为止。”当被问及她在柬埔寨期间的感受时，她说：“我想回家，我想见我的妈妈。”

丽莎是数千名在柬埔寨诈骗园区中遭受类似虐待的幸存者之一。在本报告中，国际特赦组织确认至少存在53个诈骗园区，这些诈骗园区被定义为可能从事网络诈骗或赌博的地点，并且其中至少有一名或多名被贩运者或移徙劳工直接或间接参与相关运作，同时遭受有组织犯罪分子施加的剥夺人身自由和/或其他人权侵害。国际特赦组织还确认了45个可疑地点，这些地点具备与已确认的诈骗园区类似的安保措施。

本报告的结论为：在柬埔寨各地的诈骗园区内，大规模地存在人口贩运、强迫劳动、童工、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以及人身自由的剥夺和奴役等现象。本报告特别指出，尽管主要施害者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但柬埔寨政府在明知广泛存在这些侵犯人权行为的情况下（且在许多情况下已被反复告知），仍严重未能采取足够措施加以制止。若政府未能履行其国际法律义务和责任，就可能成为这些侵犯人权行为的共犯。



金边（Phnom Penh）郊外的诈骗园区（PP09）。丽莎曾在2025年被强行转移到此处，并遭受酷刑。照片拍摄于2023年。

© 国际特赦组织

研究方法

在2023年9月至2025年5月期间，国际特赦组织采访了58名诈骗园区的幸存者，他们报告称其曾被关押在柬埔寨16个城镇的31个不同园区内。其中18名幸存者表示，曾被转移并关押在多个园区。此外，国际特赦组织还审阅了各组织收集的365名受害者的记录。这些受害者大多数是由柬埔寨当局从国际特赦组织独立确认存在人权侵害的地点中营救出来的。国际特赦组织还采访了10个国际和国内组织，并访谈了20多名在诈骗园区内或附近生活或工作的证人，包括保安、出租车司机、居民和小企业主。

国际特赦组织的代表实地走访了本报告中所确认的53个诈骗园区中的52个，以及45个可疑地点中的43个。国际特赦组织还依靠卫星图像分析、广泛的媒体报道、联合国机构报告、监狱基础设施指南和研究、社交媒体帖文、政府记录和一系列其他二手资料，来识别诈骗园区和可疑地点。附件一列出每个诈骗园区的概况，以及详细说明了用于作出判断的证据。附件二列出所有的可疑地点。

诈骗园区

在国际特赦组织采访和/或收集证据的423名受害者中，几乎所有人在从事诈骗期间都被关押在一个限制性的空间内，多名采访的幸存者将其形容为监狱。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本报告中确认的所有53个诈骗园区几乎都配备了旨在限制人员自由的物理性和组织性安保措施。

国际特赦组织所调查的所有诈骗园区都有围栏、墙壁或其他形式的围壁结构，用以划定外部边界。外围墙壁通常装有带刺铁丝网或刀片铁丝网，在少数情况下，疑似装有电网。所有的诈骗园区都不对公众开放，设有门禁或出入障碍以阻止他人进入。

几乎所有园区都配备了保安人员，证词表明，这些保安的职责远远超出了外围安保的范畴。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直接对受害者施加虐待。国际特赦组织在多个地点记录并观察到大量保安人员，一些幸存者报告称，在他们被关押的园区里有数十名至数百名保安。8个诈骗园区内部设有警卫岗或疑似警卫岗，另有两个园区可见面向内部的警卫塔。根据幸存者的证词，至少有19个诈骗园区雇佣了持有电击或眩晕警棍、手铐的保安或其他人员，其中至少三个园区的人员还持有枪支。

侵犯人权行为

国际特赦组织采访的大多数人极可能曾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他们几乎全部是被贩运至诈骗园区，在那里被迫从事诈骗或相关工作，否则就会遭受酷刑并被剥夺人身自由。国际特赦组织采访了9名未成年人，他们被贩运至诈骗园区、被迫劳动、剥夺人身自由、遭受奴役，其中4人曾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

这些侵犯人权行为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加剧，营造出一种恐惧的氛围，使管理者能够控制这些被限制在诈骗园区内的人。许多侵犯人权行为加剧了其他侵害，或为进一步的侵害创造条件。例如，园区老板通过使用酷刑和其他虐待，使剥夺人身自由变得更容易，因为这向园区内的人传递了一个信息：任何试图逃跑的行为都将招致严重伤害。一些园区甚至有专门的房间，通常被称为“小黑屋”，这些房间被用作为实施酷刑的场所。

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

根据受访者的证词，国际特赦组织所采访的除一人之外其他所有幸存者的经历都表明，他们是在柬埔寨遭受以劳动或其他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运幸存者。其中包括他们受到欺骗性的招募手段，暴力威胁和/或使用非正规移徙路线移动，例如乘船穿越边界、穿越河流和丛林，这使得人口贩运者可以将人们卖到园区，拘禁和剥削他们。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一旦进入

诈骗园区，如果没有完成足够的工作，就会在暴力威胁下被强迫劳动。这包括接受采访的未成年人，他们也都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酷刑和其他虐待

在接受国际特赦组织访谈的58名幸存者中，有45人曾遭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超过四分之一的幸存者表示曾听到或目睹酷刑或其他虐待行为，但没有直接遭受此类侵害。超过三分之一的幸存者表示直接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除了一个案例外，所有案例描述的酷刑和其他虐待都是由园区经理或老板实施的。幸存者的证词表明，酷刑和其他虐待被用作控制和惩戒园区内人们的方法。在10起案件中，园区老板或经理告诉幸存者和目击者，之所以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是因为他们本人或他人试图联系警方、大使馆或家人以寻求逃离，或因其逃跑计划被发现。

几个园区使用“小黑屋”惩罚不工作、无法工作、未能达到工作目标，或与当局联系的人。根据幸存者的描述，警卫和经理会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园区内被拘禁者使用电击棒。

剥夺自由

所有接受国际特赦组织采访的幸存者都被非法剥夺了人身自由，这正是实施奴役的一个基本条件。剥夺自由不仅使其他罪行更容易实施，也助长和加剧了幸存者遭受的虐待。诈骗园区的空间布局与使用方式，处处反映出幸存者的经历。幸存者曾表示“逃跑是不可能的”，并描述了笼子以及“类似牢房”的设施。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园区不仅外观酷似监狱，其建造和设计本身似乎就是为了剥夺人身自由，因为几乎无法作出其他合理解释。

奴役

在接受采访的58名幸存者中，有32人表示，他们是被卖到园区，也曾目睹其他人被出售，或者被经理们威胁说要被卖到另一个园区。无论是被贩卖给某个园区或在园区之间转卖，还是因债务而被迫为相关园区或公司工作，园区老板和经理对幸存者实施的完全控制，实际上都通过彻底剥夺被拘禁者的自主权，体现了他们对“所有权”所附权力的运用。受访者被关押在带有警卫和防止逃跑设计的建筑物中，其睡觉地点，工作地点、方式和时间，何时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均由他人决定。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还受到相当于酷刑或其他虐待的惩罚，并且很少或根本无法与外界进行不受监控的接触。

国际法律框架

诈骗产业由跨国犯罪集团网络运营。然而，如果没有柬埔寨政府的同意或默许，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并无法实施本报告所记录的各种侵犯人权行为。在此背景下，根据国际人权法，柬埔寨政府有义务确保任何人皆不得被蓄为奴隶或遭受奴役，或被迫从事强迫劳动；并有义务保护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人免受经济剥削；并必须防止、禁止、调查和起诉酷刑行为；必须有效地“调查、起诉和审判人口贩运案件，包括其构成要素和相关行为，无论施害者是政府或非国家行为体”；必须识别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和提供补救；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对被贩运者的“营救行动”不会进一步损害他们的权利和尊严。



国家应对诈骗产业危机的措施

柬埔寨政府主要通过其“国家反人口贩运委员会”来报告其在应对诈骗产业方面采取的行动。该委员会是负责落实打击人口贩运的法律、政策和计划的国家机制。此外，政府成立了一些工作组、特别小组和委员会，作为其应对措施的一部分。

国家反人口贩运委员会表示，他们已经“采取了严厉措施，加强国家层面打击网络诈骗、网络赌博和人口贩运的机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该委员会在2025年5月致国际特赦组织的信中解释称，“2024年至2025年初，柬埔寨当局共收到来自外籍人士的3553项干预请求，涉及6584人，涵盖33个不同国籍。其中，有1762项请求得到了落实，涉及来自22个国家的3008名外籍人士；另有335项请求所涉及的791名外籍人士仍下落不明。值得注意的是，有1456项请求被认为是不符合规范的，因为它们缺乏请求者的身份信息、具体地址或任何可供后续联系的信息。尽管如此，柬埔寨当局仍在继续调查这些案件。”信中还指出，在2024年至2025年期间，柬埔寨当局共对28个地点进行了打击行动。

尽管该委员会报告了上述行动，但国际特赦组织认为柬埔寨政府的应对措施严重不足。柬埔寨政府未能履行其相关义务和责任的问题，可以从四个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交叉的“作为”或“不作为”类别进行分析：

- 柬埔寨政府未能有效调查诈骗园区以及其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奴役、人口贩运、强迫劳动、童工、非法剥夺自由、酷刑和其他虐待；
- 柬埔寨政府未能及时有效地识别、帮助和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并避免进一步损害其权利和尊严；
- 柬埔寨政府同意或默许在诈骗园区发生的酷刑和其他虐待；以及
- 柬埔寨政府未能对保安公司以及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的工具进行监管。

柬埔寨当局未能进行有效调查

柬埔寨政府未能有效调查诈骗园区以及其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奴役、人口贩运、强迫劳动、童工、非法剥夺自由、酷刑和其他虐待。具体而言，关于国际特赦组织所确认的53个诈骗园区：

- 超过三分之一的园区（20个）受到一次或多次警方或军事行动的干预，但国际特赦组织的记录显示，这些园区在干预行动后继续发生侵犯人权行为；
- 截至本报告发表之日，约有三分之一的园区（18个）似乎尚未受到政府的调查；
- 不到三分之一的园区（13个）似乎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干预或调查，但国际特赦组织无法确定在这些园区内，人权侵害是否仍在继续发生；
- 只有两个园区在政府干预后被关闭。

在国际特赦组织得知的20起国家干预行动中，有证据表明，警方或军方的行动或者将受害者/幸存者带出园区，或者似乎涉及某种调查或“突袭行动”，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然而，在所有20起案件中，国际特赦组织记录到在警方或军方行动结束后，相关园区仍继续发生侵犯人权行为。在这20起国家干预的案例中，有9起案件中政府曾进行过两次或以上的干预；其中，警方在某一诈骗园区干预至少四次，此为最多次数的记录。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观察，在这些案件中，国家干预的模式显示，当警察或军方介入时，他们往往仅救出一人或少数几人，而且只对求助请求作出回应。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即便警方进行了所谓的“营救行动”等国家主导的干预行动，这些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仍受诈骗园区老板或管理者的操控，最终并未真正导致园区的关闭。在许多“营救行动”中，警察并没有进入园区调查，而仅在门口会见老板、经理或保安，由对方把求助的人员交出。

例如，前文提到的丽莎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她于2025年初在金边郊外的一个诈骗园区（PP09）遭受了酷刑。然而，一名国际特赦组织采访的幸存者表示，早在一年前，即2024年中，他们就被贩运至此并遭到关押。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发生了以下事件：（1）在采访了七名受害者后（2024年10月），一家国际媒体将该地点认定为诈骗园区；（2）据报有1000多名外国人士在该园区内被警方拘留（2024年10月）；（3）一家柬埔寨媒体报道称，在突袭行动后，有25名外国人被送往法院接受讯问（2024年11月）；（4）一个组织报告称，在同一地点救出一人，此人可能是人权侵犯的受害者（2025年初）。

因此，当丽莎在2025年初抵达这个园区时，该园区早已受到了人口贩运的指控，并存在关于人口贩运和暴力事件的公开报道，还经历了至少两次的国家干预行动（包括“营救行动”）。根据丽莎的说法，这个诈骗园区设有安保设施，例如用以防止逃跑的高防护墙，以及专门用于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房间。丽莎说，在遭受酷刑后，她因无法行走而必须躺在其中一个房间里好几个星期。



柬埔寨政府未能对诈骗园区及其中发生的人权侵犯行为进行有效调查。

大多数接受采访的幸存者都提到了在柬埔寨多个城市和省份中，存在类似的系统性腐败和勾结现象。这些陈述表明，警方明知在诈骗园区发生了侵犯人权事件，却未能加以制止。这违反了其在国际法下应遵守的义务。

柬埔寨政府未能识别人口贩运受害者

此外，柬埔寨政府未能及时有效地识别、协助和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往往在未能将其识别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情况下，将其暂时关押在移民拘留中心。在拘留中心内，这些人被要求自费购买食物、睡在地板上，且没有被告知将被拘留多久。除了救援小组的证词外，国际特赦组织还记录到至少三起案件，显示大多数诈骗园区的幸存者在“被营救”后，仍在拘留中心或警察局待了两到三个月。

虽然警方可能需要时间调查人口贩运指控，但据幸存者和地方组织反映，受害者往往未被详细询问其经历，且拘留时长似乎缺乏明确标准。

柬埔寨政府默许酷刑

本报告显示，柬埔寨政府默许了在诈骗园区发生的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即使该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并非由国家行为体直接实施，但如果当局知情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此类行为正在发生，或未能尽职调查、起诉和惩罚非国家行为体，政府仍可能被追究责任。

柬埔寨当局知悉酷刑和其他虐待已经发生并持续存在，这不仅源于全国各地警方主导的诈骗园区“营救行动”和其他国家干预行动，也包括来自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报道。鉴于当局已充分了解关于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指控，他们有义务对相关地点进行调查，并依法起诉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的个人。

然而，如前所述，在国际特赦组织确认的诈骗园区中，有三分之二要么未受到调查，要么虽经调查，但酷刑及其他虐待行为仍几乎未受到惩处，持续存在。

柬埔寨政府未能对酷刑和其他虐待所用工具进行监管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收集的证词，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电击棒在诈骗园区中均被广泛使用。在53个园区中，至少有19个园区的幸存者称，他们受到了电击棒的酷刑，或者看到老板、经理或保安持有电击棒。在此背景下，柬埔寨政府未能禁止获取和使用在诈骗园区中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的主要工具：接触式电击棒。柬埔寨也未能根据联合国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建议，立法禁止使用和销售本质上具有虐待性质的执法设备。

国际特赦组织与柬埔寨政府分享了这些调查结果。2025年5月26日，国家反人口贩运委员会致函回应，但并未对本报告中提出的侵犯人权事件的调查结果做出实质性回应。此外，该委员会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回应国际特赦组织提供的53个诈骗园区（附件一）和45个可疑地点（附件二）的清单。

然而，该委员会指出，“从2024年初到2025年，柬埔寨当局共对28个地点进行了打击行动”（但并未明确说明“打击行动”的定义），并解释称“当局通常会在场所所有者的配合下，及时寻找寻求帮助的个人。”该委员会还指出，他们已“向法院提交了”19起案件，并“逮捕了来自6个国家的92名主犯和同伙”。该委员会还澄清称，“所收到的信息不被视为正式投诉，因此不需要展开刑事调查。”

结论

本报告中，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自2022年以来柬埔寨诈骗产业中所发生的严重人权危机。国际特赦组织确认了至少53个诈骗园区，这些园区中已发生或仍在持续发生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包括人口贩运、酷刑及其他虐待、强迫劳动、童工、非法剥夺人身自由以及奴役。国际特赦组织还揭露了政府在应对此次危机时展现出一种持续性的失败模式——甚至可能涉及共谋行为。在这场危机中，国家官员极其低效，且在某些情况下存在腐败行为，从而使诈骗产业得以蓬勃发展。

柬埔寨政府必须立即加强对这场危机的应对，以确保不再有像丽莎这样仅仅为了寻找工作机会的人，被贩运至诈骗园区，遭受强迫劳动、酷刑以及人身自由的剥夺。当局必须对所有诈骗园区展开调查并予以关闭，切实识别、协助并保护所有受害者，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救济。其他国家也必须在其本国公民在柬埔寨被确认为受害者并返回本国后，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援助。

主要建议

致柬埔寨政府

- 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查明并消除公共部门参与人口贩运的行为，并防止和减少一切形式的腐败和贿赂。所有涉嫌参与人口贩运和/或通过腐败行为助长人口贩运的公职人员，都应根据正当程序和公正审判标准进行调查和起诉。
- 立即对附件一中识别的每一个诈骗园区及其中详述的人权侵犯行为，进行彻底且有效的调查。
- 立即对附件二中列出的所有可疑地点进行彻底且有效的调查。
- 在调查期间和/或调查结束后，应公开报告调查的进展和结果，包括对与诈骗园区内所发生的侵害和犯罪行为有关的招募者、中介和运营者的起诉与定罪的数量及性质。
- 确保对所有形式剥削（包括强迫犯罪）中的人口贩运受害者及潜在受害者进行准确和及时的识别，以促进其获得司法救济、援助和补偿。
- 禁止生产、推广、转让和使用所有为执法目的开发的接触式电击武器和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击枪和电击棒。

致本国国民被贩运至柬埔寨的各国政府（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及东盟成员国）

- 评估现有法律框架是否足够完善，并在必要时修订和加强法律框架，以确保建立起符合国际标准的人口贩运法律框架；应通过修订或制定相关立法，确保人口贩运罪及其定义所涵盖的行为在国家法律中被明确界定，并将对被贩运者人权的保护有效纳入反贩运立法之中。
- 确保驻柬埔寨大使馆有足够的资源，能够向陷入困境的移徙者提供信息和紧急支持，包括为领事馆工作人员提供适当培训，以便其能够有效应对被贩运者提出的信息与援助请求。

致所有其他国家（包括其国民正在遭受诈骗的国家）

- 外国政府应动用一切可用手段迫使柬埔寨政府采取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对相关个人展开调查，并以奴役、酷刑及其他虐待等国际罪行对其提出指控。

**国际特赦组织
是一项全球性的人权运动。
不公不义不只是
一个人的事，
而是我们所有人的事。**

联系我们

 lianxi@amnesty.org

 +44 (0) 20 7413 5500

加入讨论

 www.facebook.com/AmnestyChinese

 @AmnestyChinese

“我是别人的财产”

柬埔寨诈骗园区中的奴役、人口贩运和酷刑

丽莎离开泰国的母亲家时只有18岁。她在学期之间的假期找工作。一天晚上，她被人口贩子带着穿越一条河进入柬埔寨。她在柬埔寨待了11个月，期间曾被迫被转移到七个不同的诈骗园区——这些园区是她和其他人在2025年初获释前，被迫进行网络诈骗的地点。她无法离开这些园区，也曾在试图逃跑后遭到酷刑虐待。丽莎是国际特赦组织在本报告中采访的58名幸存者之一，也是柬埔寨诈骗园区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之一。

本报告中，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自2022年以来柬埔寨诈骗产业中所发生的严重人权危机。报告确认了至少有53个诈骗园区，这些园区中已发生或仍在持续发生的人权侵犯行为，包括人口贩运、酷刑和其他虐待、强迫劳动、童工、剥夺自由和奴役。国际特赦组织还揭露了柬埔寨政府在应对这场危机时展现出一种持续性的失败模式——甚至可能涉及共谋行为。在这场危机中，该国官员极其低效，且在某些情况下存在腐败行为，从而使诈骗产业得以蓬勃发展。

索引号：ASA 23/9447/2025

2025年6月

[amnesty.org](https://www.amnesty.org)

AMNESTY
INTERNATIONAL 